

晨起，头痛。看电视，见孙犁老人安眠在荷花丛中。

花是白洋淀人在老人追悼会那天的凌晨采摘的，还带着星露。孙犁，一生布衣布履，是一瓣幽香的莲荷，是一朵祥云，一只“以真为镜，以史为魂”的天鸟啊。

回头看看书架上，那套11本《孙犁全集》，装帧素朴，洁净，高雅。像老人的文品和人品。书是网购的，480元。只掏了210元，觉得有点对不住老人。

初夏，沪上衡山路，遮天蔽日的法梧葳蕤绵延，街道里弄被绿荫怀抱。有人说，这里是香榭丽舍梧桐小镇，有星光的午夜，张爱玲会袅娜而来。

忽然想起故乡吴樾街的法梧，倘若还在，一定不逊色这里。

少时，暑假，早晨在“马永兴”旁吃大饼包油条，然后去隔壁新华书店，看《虎子敲钟》《向阳院的故事》《江淮烽火》等等，下午去胜利影院观影。小街沿途绿树浓荫，宛若绿色时光隧道。一个夏天，一个暑假，就这样很快结束啦。

有人说，桐城人出门在外，总会带一支淌墨水的笔。村口张玉香的小卖部门口，老柳树下，雪还没化，那三个穿着破棉袄，花白胡子，抱着火团在谈白的人，有两个半能写文章。

还真是的。幼时，一回乡知青当了拖拉机手，有一次见他和我的老师开玩笑：“你又在甩文了！”一个“淌”，一个“甩”，绝了！

桐城民间云，桐城乡邑有四大高人：一剿猪，二打铁，三摸黄鳝，四捉鳖。我善摸鳝，更善抓鳝。用中指作勾夹，用食指和无名指作支撑点，出手迅捷，稳、准、狠。

一次在沪上菜市，买鳝。贩鳝女要给我捞。我不允，自己挑，徒手。看准了金黄健壮的，随手一条，从无失手。贩鳝女惊呼，我的个娘吔，这老头手法，还是小时候在青草堰老街上看到过。神技！

哈哈，老板娘原来也是桐城的。

蛇年清明，浦东康桥，细雨晓莺。读沪上知名主播日记。主播云，儿子拨爸爸手机，无人接听，她拨通座机，电话那头传来一女子刺耳的笑声。儿子聪明，欲到隔壁接听。“就在这说。你爸和我离了，早就没关系了。”

一个刺耳，一个没关系。主播还是放不下呢。又怎能放得下呢？爱和伤害，都是不能忘记的呀。

龙年八月，沪上酷暑。带病残之

亲人问诊。于张江高科技地铁站换乘。面对撑着双拐，一条腿的亲人，一车的白骨精们，无一让座，都故作昏睡状。车行五分钟后，一外国金发女郎起身致意，微笑让座，让

从沪上到安庆

陈向东

我惊愕不安的是，那女子怀里吊袋里还有一熟睡的婴儿。

两个世纪前，法兰西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说过：“奎萨利德并不是因为治愈病人才成为伟大巫师的。相反，是因为他先成了一个伟大巫师才能给人治病。”时至今日，这种奇异的现象仍然随处可见。

故园一位老者，在折腾中纠结，在纠结中折腾了一辈子。老人一生连续生了7个女儿，无一男丁。女娃呱呱坠地之日，就是老人烂醉、失联之时。晚年，老人还在纠结中挣扎，男人下面那两个生命之源罹患恶疾，被医生切割掉了，



青青牧场 汤青 摄

全切。今日，老人永远地睡去了，邻人们不会还在侧目、嘀咕吧？

马年正月初八夜，申城飘雪。胶州路弄堂一小饭馆，门可罗雀，昏黄的灯光下，一个老男人在独酌，有点微醺了，目光迷离，空洞，无奈。老男人想找我说话。我也想一人喝点酒了，去隔壁便利店拿了瓶车库门老酒，红标，20块8毛，一摸口袋，一堆鼓囊囊硬币，清空，20块七毛，全给女店员了。“少一毛算了吧？”“不行，不好出门的哦。”后来大概看我一脸真诚才罢了。屋外，大雪飞扬。似碎片，像鹅毛。雪下得那么深，下得那么轻。屋内，两个老男人在独酌。不好出门的哟。

夜里去见从故园走出的堂弟涛涛，他已官至小城某部门的最高行政首长了。少时堂弟没少用好吃的巴结我，让我带他玩。他姑姑和我同桌，叫金梅，梅姑身上有暗香浮动。进城后，涛涛见我总是哥长哥短的。后来涛涛做了正处级干部，人就变得紧张严肃起来。再后来就30年不见了。是啊，30年不见了。

常想起1980年代初在桐城读书的好时光。冬夜里，龙眠山上食堂旁，寒风中罗岭馄饨挑子上诱人的马灯，如豆。天上，寒星在眨着眼睛。

十月一日，武昌东湖。中午至武

大“小观园餐厅”吃饭。人声鼎沸，食毕买单，收银女孩说，老师稍等下啊。心头一热，还真做过两年教师，柔软还在。“你咋知道我是老师？”“我看人不会错。”

邻座两个女孩在低语：现在的老男人，都喜欢人喊他老师，不喜欢人称他叔。

这是40年前龙眠山的一个梦：宜城，仲秋夜，月白风清。幽深寂寥的古巷，有黄梅歌在低唱。浴后的邻家大姐，脸庞红艳，皓眸如水，亮晶晶的，湿漉漉的长发在背后飘。大姐一袭单薄睡衣，在四季光亮潮湿的青石板上摆弄着若隐若现轻柔美丽的身姿，袅袅娜娜，风情万种。一阵说不

演员——郭宵珍教授。教授于我，师，姐。平淡，真。第一次见到她，是1984年秋。市青少年宫。机关联欢。郭唱了首《烛光里的妈妈》。我当时刚从乡下进城，觉得今晚的秋月真亮，安庆小妹就是好看！郭教授在给小小妹上课，课堂气氛松弛，自然，温馨。郭慢声细语的，像妈妈。问其累不？动力何在？答曰，累，快乐，有寄托。

美人依旧，桃花依旧。红楼不老。你知道老上海“水八样”吗？水八样分别为水芹、茭白、莲藕、茨菰、荸荠、红菱、莼菜、南芡。盛夏品八样，灵动心荡漾；何时复采莲，红袖又添香。

我收藏有皖籍先锋作家潘军《独白与手势》一书的题签和信札，是他致一个叫施战军的男人的。

施战军，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，博导，山东大学教授。两个当代文坛大咖。

题签和信札是千禧年春天潘老师写的。从京城辗转来到我的身边。21年一梦。

潘老师的钢笔字多好看呀，像幅山水小品。

潘老师已有好多年不写钢笔了，写毛笔字，也叫书法。看潘老师的信，字如其人，文如其人，有风度，有力度，有温情，有温度。

下次见到潘老师，求他在题签上再题几个字，要是还能求潘老师在信札上勾几笔，比如画一个海口的海燕呀，那就更有趣了。

我收有原安庆师院教授石钟扬写给其老师朱一玄先生的多封信札。朱一玄，南开大学顶级古典文学教授，一代宗师，桃李天下。老头子活了100岁。

幼年时见钟扬教授，讲吴承恩、罗贯中，讲《水浒》《三国》《金瓶梅》，嘻皮，幽默，飘逸，不羁。

前几天，安庆文化名家张庆老师说，钟扬叔叔又成了陈独秀研究专家。

度娘里还说，石先生又是书法家。我特别想笑。

钟扬叔叔那年50岁了，不安份。给朱先生写信，小城太沉闷，想换个环境，不一定要去一流大学。

石先生后来去了南京财大。石时而找朱先生求书，时而找朱先生求字，时而求朱先生让范曾、冯其庸、周汝昌给他写字。还欲搞故纵，不方便就算了。有趣。

更有趣的是，90多岁的朱老，还忙得屁颠屁颠的。对石教授的信，每信必复，每信必编号。这样的师生情，现在真的难得一见了。

周六，车过黄梅县。一了多年心愿，拜谒了京派文学鼻祖、著名作家废名（冯文炳）的墓地。巧遇废名侄孙冯铁军先生。听冯先生讲废名，真切，开心。

这地方，格非来过。墓地清寂，两堆黄土。先生在故园的遗存均毁损，先生笔下的“竹林”“桃园”“桥”，也找不到了。这几年，一直在读废名，读不懂。满天的星，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。东墙上的海棠花影，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。清晨醒来是冬夜梦中的事了。废名先生的诗，多美。